



梦三生 著
MENG SANSHENG ZHU

汉室 瑶光

（下） 梦三生四大美人系列之貂蝉，【笑倾三国】前传
煮酒论英雄，仗剑为红颜。她梦回东汉，只为演绎一场刻骨绝恋？
一个与她相貌、命格完全一样的女人，取代了她的一切。
即使表明身份，她和他也再回不到从前；
背负着另一个身份的她，又能对谁托付终身？

013049798

I247.57
2634
V2

汉室瑶光_下

作者◎梦三生
【HANSI
YAO GUANG】



北航

C1658301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I247.57
2634
V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汉室瑶光 / 梦三生著. --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3.6

ISBN 978-7-5104-4360-2

I. ①汉… II. ①梦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15001号

汉室瑶光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梦三生

封面绘图: 萌 萌

封面设计: 80零·小贾

特约编辑: 董 鑫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冯宏霞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670*970 1/16

字数: 450千 印张: 32

版次: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河北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4360-2

定价: 56.00元 (全二册)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013049798

I247.57
2634
V2

汉室瑶光_下

作者◎梦三生
【HANSI
YAO GUANG】



北航

C1658301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I247.57
2634
V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室瑶光 / 梦三生著. --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3.6

ISBN 978-7-5104-4360-2

I. ①汉… II. ①梦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15001号

汉室瑶光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梦三生

封面绘图: 萌 萌

封面设计: 80零·小贾

特约编辑: 董 鑫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冯宏霞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670*970 1/16

字数: 450千 印张: 32

版次: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河北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4360-2

定价: 56.00元(全二册)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〔三十八〕再相逢

我仰头痴痴地望着那熟悉的面容，一时之间，竟是回不过神来。

他骑在马上，微褐的双眸带着冷漠，淡淡地扫过刘辩、刘协，然后，停驻在我身上。感觉到他在注视着我，我不由自主地看着他望着我的样子，感觉心里竟是突突地在跳。

鬓间的白发分外的刺眼，那双微褐眼眸仿佛竟是渐渐开始有了温度。

两两相望，周遭的人，周遭的物，仿佛一瞬间都化为了空白，都变成了虚无。

只有我，和他。

他能认出我吗？即使是这个样子的我，他也能够认得出来吗？我僵在原地，感觉连心都在颤抖，我很害怕他陌生的眼神，我怕他的视线也只是轻轻从我脸上扫过，然后便将我归类为路人甲……

突然之间，我仿佛变成了一个胆小鬼，这么多年真是白活了。脑袋里一刻不停地胡思乱想，身体仿佛已经受到了召唤，受到了蛊惑一般，不由自主地抬脚向前。

手上突然一紧，我这才蓦然回过神来，发现自己竟然已经不自觉地踏出了半步。回头有些错愕地看向刘协，他正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小小的手心里全是濡湿的汗液。

“天子何在？”董卓身旁有一将领策马而出，厉声喝道。

那一声厉喝仿佛一下子将我打回了现实，我抬头，那出声之人我从未见过。细细

打量眼前的人马，董卓身旁我唯一认识的人，只有樊稠。

樊稠也清减许多，他在董卓右侧，一身戎装。这个样子的他，完全想象不出当初在太守府被我气得语塞的模样。只是，那一晚在护城河边，他抱着铃儿的尸身时，脸上那心死的表情，我至今未忘。

“来者何人？”刘协咬牙开口，略带童稚的声音气势十足，只是手却在微微发抖。

始终未见刘辩开口，我禁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他始终站在一旁，从头到尾都没有当自己是皇帝，只仿佛一个局外人一般。

“西凉刺史董卓。”董卓缓缓开口，那微褐的眼眸始终未曾从我身上挪开半分。

西凉刺史？我怔怔地看着他，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很多事情已经悄然发生了吗？

“哦？不知董大人是来保驾，还是来劫驾的？”小毒舌不愧是小毒舌，一开口便句句是刺。只是事到如今，执念如他，还是一心想捍卫他的皇家威严吧。

“臣，特来保驾。”他淡淡开口，还是盯着我，微褐的双眸却渐渐有了不寻常的色彩。

“既然是来保驾，那么天子在此，为何还不下马？”小毒舌咬了咬牙，手抖得愈发厉害，只是口中的斥责却是未减半分。

见董卓纹丝未动，小毒舌的脸愈发苍白了起来，握着我的手一片冰凉。

刘辩不知何时缓缓上前，抬袖拭了拭刘协额前的冷汗：“协，你的脸色好难看。”动作优雅得令人不由得完全忽视他此时的狼狈，一举一动都仿佛在表演一般自然夺目。

看着他们如此模样，我心下不由恻然，不由自主地看向董卓，他还是定定地看我，仿佛其他什么都入不了他的眼一般。

“大人，大人……”一旁，有一个副将模样的人忍不住轻声提醒他。

董卓却是突然纵身下马，走上前来。

“你……你要干什么？”刘协一下子绷紧了神经，嗓音中带着颤意。

他一步一步走到我的面前，终于，在我面前站定。他缓缓抬手，抚上我的面颊，十指间全是粗糙的茧，只是动作却是轻柔得仿佛在碰触一件精美而易碎的瓷器。

我一下子愣住，心底某处仿佛有一根弦被拨动，于是，心也不再忐忑，仿佛又归回了原位。我仰起头，定定地看着他眼底一点一滴凝聚起来的温柔……我等他开口，等他告诉我，我是谁。

“他们都说你死了。”终于，他开口道，声音带着些许察觉不出的暗哑。

“嗯。”我微微抿了抿唇，轻声应着。

“可是，我不信。”他缓缓道，那微褐的双眸里是深沉得仿佛要将我溺毙的温暖，好似要将我收进那眼底一般。

“嗯。”唇角微微弯起，我感觉到了鼻间的酸涩。

“笑笑。”他开口。

“嗯。”我轻声应着，将嘴角的弧度缓缓拉大。

“笑笑。”看着我，他开口。

“嗯。”我继续笑，笑得像个傻瓜。

“笑笑。”轻抚着我脸颊的双手缓缓落在我的肩上，他终于一把将我收入怀中。

“到底要我笑成什么样子你才满意啊！”轻叹一声，我依偎着他，想起这副躯体幼年时，他第一次替我取名时我的困惑和懊恼……

眼眶里温温热热的，有什么东西终于从我的眼角滑落。眼泪这种东西，果然是用来喜极而泣的。董卓他认得我，无论变成什么模样，他都认得出我。

我感觉到他的身子在微微发抖，那个不怕天不怕地的男子，此刻拥我在怀，竟是在微微颤抖？没有轰轰烈烈重逢场面，虽然只是短短几句平淡的句话，我却是仿佛又看到了幸福的曙光在向我挥手。

“刚刚我在想，如果你认不出我，我也不会认你了。”闷在他怀里，我低声开口。那胸膛微微一僵，他推开我，扶着我的双肩，看着我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的脸色有些阴沉。

“因为……”看着他，我微微歪头，“仲颖怎么能认不出他的笑笑呢？”

他神色略有缓和，抬手轻轻点了一下我的鼻子，就像小时候那样：“好，如果以后再迷路，记得站在原地不要动，等我来找你。”

我煞有介事地点头。

“我一定找到你。”

喉间有什么被哽住，我继续点着头。

他没有再开口，只是低头看了看我的脚，随即便一把将我打横抱起。

我吓了一跳，顺着他的视线看向自己的脚。一夜的逃亡，慌不择路，竟没有发觉鞋子早就破了，微微一动，便是钻心的疼。

走了一夜的路，现在才发觉疼吗？不是，是因为有他在。董卓不在，我必须是坚强的，勇敢的，无所畏惧的安若；董卓在，我便可以不坚强，不勇敢，可以被护在怀中享受平静安然。因为我是笑笑，董卓的笑笑。

正怔忡着，手上忽然一紧，我忙侧头，原来是小毒舌不甘心自己被忽略，正黑着一张脸盯着我，小小的手还死死地握着我的手不放。

“容臣护送陛下与陈留王回宫。”注意到我被拉扯住的手，董卓终于正眼看了一眼刘协和刘辩。

一旁樊稠跳下马来，牵了两匹马上前：“皇上，陈留王，请上马。”

“先回宫吧。”看了一眼小毒舌，我暗叹一声，“回宫之后我再告诉你们一切原委。”

刘协白了我一眼，终于松开了我的手，转身在侍卫的搀扶下上了马，刘辩也转身上马。

董卓抱着我，与我合乘一骑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丝毫没有感觉半丝不妥。

所有的不安，所有的惶恐，仿佛一下子都被丢到了九霄云外，如果这一回幸福已经近在眼前，那么我绝不会数着脚步走向自己的幸福。

因为，幸福实在太短暂，还长了翅膀会飞，所以，我一定会冲上前，一把将它抢到手，死也不放开。

什么预言，什么历史，此时被幸福蒙住了双眼的我全然都听不到，看不到了……

骑在马上，我靠着董卓温热的胸膛，眯着眼睛，终于又可以依偎着这个怀抱，这个熟悉得闭着眼睛也能认出的怀抱了。明明动乱就在身边，明明前一刻还在逃亡，可是此时，依偎在他怀里，所有的不安与惶恐都离我远去。

噩梦那么快就过去了？快得令我来不及适应，快得令我回不了神。

身后，是几千兵马行军的声音，整齐划一，没有一丝谈论。除了樊稠之外，其他人显然都傻了眼，他们肯定在好奇这个丑女人是谁。

“樊稠，这女人是谁啊？”终于，有人按捺不住了，低低地开口。

“是啊是啊，从来没见过老大这副模样。”旁边的一个人道，“你跟在大老身边的时间比较长，你认识吗？”

“老大的那张脸，居然会有表情？”另一个仿佛见了鬼似的不敢置信。

董卓只昂头一径策马前行，仿佛那些谈论声丝毫未入得耳中。

我扬着唇，微微侧头，看向谈论的方向。是骑在马上三人，皆是与樊稠一般的打扮，看起来也是副将，应该是在我离开后董卓新征的人马吧。

樊稠看向我，眼神有些复杂。

“她，是大人的死穴。”我听到樊稠缓缓地开口。

眉毛微微抖了抖，我似笑非笑地看向樊稠，好你个樊稠，居然这么形容我。

“死穴？什么意思？这个女人的脸实在是……不敢恭维。”第一个开口的家伙看我一眼，略略撇嘴道。

我扬了扬眉，之前已经习惯了旁人或不屑或嫌恶的目光，所以对于这番评价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毕竟对着我这张脸说“不敢恭维”已经相当客气了。

“张济。”一直未开口的董卓忽然开口。

“在！”刚刚撇嘴的家伙忙看向董卓，挺直了脊梁，正色应道。

原来他便是张济，也是董卓身边的四武将之一，张济有了，樊稠有了，另两个莫非便是李傕和郭汜？

“军容不整，罚饷半年。”董卓板着脸，淡淡开口，声音冰冷彻骨。

“啊？”张济一下子傻了眼，半晌才哀号一声。

罚饷？为什么？我也微微有些讶异。

背对着众人，董卓低头着我，微褐的眼中竟然闪过一丝恶作剧般的眼神，看得我微微愣住。半晌，我才回过神来，看着董卓，笑得像一只偷了腥的猫。

见我笑，他一直微抿着拉成直线的唇角也微微露出了一丝笑意，带了十足的宠溺。
敢在董卓面前说我的脸不敢恭维？这样一个孩子气十足的小小报复让我偷偷笑着，乐不可支。

“死穴，便是这个意思。”看着张济一副霜打茄子的模样，樊稠颇有同情心地拍了拍他的肩。

张济转头看向与自己并排骑马的樊稠，显然仍是困惑，不明白自己哪里得罪了老大，怎么就莫名地成了炮灰。

“那个姑娘，叫笑笑？”一旁，另一人看了我一眼，问樊稠。

“嗯。”樊稠点头。

“老大的女人？”那人又问，显然他比那张济聪明多了。

老大的女人？这个词不错。

“不只这样，郭汜。”看着那人，樊稠淡笑。

“哦？”另一人也加入了讨论圈，一副好奇的样子。

“小姐是大人的死穴，跟小姐有关的事，对大人而言，便是最重要的事。”樊稠声音淡淡的，竟是看得比谁都透彻。只是我，却因为这句话而微微怔住，心底泛起一圈涟漪，又甜又涩。

“小姐？有这么严重吗？”张济摸了摸头，小小声地咕哝。

“相信我，动小姐一根头发，比刺大人一刀，后果还要严重。”樊稠看向我，那句话，仿佛是特意说给我听的一般。

其他几人皆是不敢置信地看向我这个其貌不扬，甚至于可以称得上丑陋的女人，相信他们现在心里肯定都认为他们老大的审美观有问题。

我忍不住微微抬头，看向董卓，他还是一副充耳不闻的模样，一径策马返宫。

天边有一群大雁飞过，“人”字形的阵仗也是那样的赏心悦目，路边有一棵树，叶子已经发黄，纷纷扬扬地飘于风中……

“你为什么叫笑笑？”冷不丁，有一个声音煞风景地响起。

我侧目，不满地看向小毒舌，真是不会察言观色的孩子，没看到董卓身后几千兵马都嘴巴闭得紧紧的，当自己耳聋眼瞎吗？

“你为什么告诉我你叫安若？”显然，小毒舌还是不死心地开口。

唉，我该怎么解释？我的身世太离奇，一时半刻解释不清。

“还有好大一段路，你先休息一下。”董卓显然当小毒舌不存在，只低头看着我。

“可是……”我微微皱眉，怎么能睡呢？还有一大堆的事情，刘协刘辩返宫，宫里现在肯定乱成了一团，还有王允，虽然因为他是文官，之前动乱时一直没有看到他，但以他对汉室皇朝的忠心程度，他定然也在宫里。若是被他看到董卓，肯定又有一场麻烦。还有……那个长得和我极其相象的女子，那个叫貂蝉的女人……

“别担心，一切有我。”没有看我，他开口，短短一句竟是令我感觉莫名地心安。

马不停蹄的劳累和惊吓令我倦意十足，我安安稳稳地靠在他怀里，竟真是沉沉坠入了梦乡……

呃，我好像忽视了小毒舌的存在……

〔三十九〕诉离情

这一觉，睡得是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。迷迷糊糊中醒来，高床软枕，入目的尽是一片珠翠盈光。

“她睡了整整一天了，还没有醒呢。”隐约间，听到有人声嘀咕。

睡了一天？想了想，我又闭上了双眼，我这是在哪里？我似乎遇见了仲颖？一切完美得近乎于不真实。

还是……又是一场梦？而现在，梦该醒了？

“要不要叫醒她？”有人轻声道。

“嗯，你看她身上脏得，让她起来洗洗吧。”

“你们想死啊，樊副将吩咐了，没有大人吩咐，谁也不能叫醒她。”几个女子叽叽喳喳的声音。

正说着，忽然之间，有人推开门，刚刚叽叽喳喳的几个女子立即噤声。

“出去。”有人低低地开口，我的身子不自觉地一怔，不是梦，那真的是仲颖的声音。

来人放轻了脚步，走到床边，似是盯着我看了半晌，忽又开口：“准备热水，小姐要洗澡。”

“是。”她们忙应着退下。

他在我床边坐下，我感觉他的目光胶着在我的脸上，不曾挪开半分。他忽然低头，温热的气息离我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我一下子僵住身子，心脏开始突突地跳，仿佛要跳到了嗓子眼一般。真没出息，我暗骂自己，不就是吻嘛，难道我不曾期望过？

睫毛轻轻颤抖了一下，我仍是没动，甚至有些期盼他的唇。

然后……他硬硬的胡碴轻轻扫过我的脸颊，扫来扫去，扫来扫去……

我怒了，到底要不要吻，很痒啊！

终于，我瞪大双眼，瞪着眼前那张放大的脸庞和那双溢满了温柔的微褐双眸。

“醒了？我以为你还可以装得更久一点。”唇边带着笑意，他是故意的。

我咬唇，死死瞪着他的唇。

“怎么了？不记得了？小时候经常这样玩的。”他的大掌抚了抚我的脸，笑得一脸的宠溺温和。

那样平淡自然的几句话，仿佛我们之间从不曾生离死别，仿佛我只是睡了一觉，然后早上起来问个“早安”那么自然，那么平淡。久别重逢，阔别了生死再相聚，没

有相拥而泣？没有你依我依？

我以为，在他见到我的那一刻，他会瞪大双眼，他会不敢置信地冲上前，一把将我狠狠揉在怀中。然后，告诉我，他爱我；告诉我，以后再也不会离开我，再也不会让我一个人；告诉我，即使是下地狱，也会记得带我一起去。

但是，没有。没有山盟海誓，没有生死相许。

只偏偏那几句话，却令我鼻酸，他不曾放弃过我，即使所有人都认为我死了，唯独他没有。

他没有绝望，是因为他从没有放弃寻找我的希望。

我抿唇一笑，缓缓抬手，一手勾着他的脖子，正欲开口，门开了。有人抬了好大一个木桶进来，里面是冒着气的热水。

“大人，热水准备好了。”

“嗯，下去吧。”董卓淡淡开口。

来人退了出去，带上了房门。

“笑笑，洗澡了。”轻轻刮了一下我的鼻子，董卓道。

“你自己为何不洗？”想起了这副躯体小时候，他逼着我洗澡时的恶形恶状，我笑着问道。

“笑笑是女儿家，不洗澡会嫁不出去。”

“那……洗了澡，仲颖便会娶我吗？”歪着头，我故作思考状。

“我会考虑看看。”他煞有介事地点头，一脸严肃。

“好吧。”扬了扬眉，我点头，抬手轻解罗衫。

一层一层，终于只剩一层里衣，我略略犹豫了一下，却已经被董卓一把抱起，放进澡盆里。我惊呼一声，仰起头，才发现自己的里衣不知何时已经到了董卓手里，那么现在，水下的我岂非一丝不挂？

脸蛋不争气地成了煮熟的虾，我的双手都不知往哪里放。

“怕了？原来笑笑是个胆小鬼，我还以为会有多豪放，原来只是假装的。”仲颖轻笑起来，多日不见，竟是学会了取笑我。

“咳咳，谁怕！”我仰起脖子，死鸭子嘴硬。

“嗯，好，好乖。”他轻轻点了一下我的额，笑了起来，淡褐的眸子里，在那笑意深处，我却仿佛看到了深深的痛惜和自责。

痛惜些什么，又自责些什么呢？

我的目光扫过桌面的铜镜，微微愣住，此时的我，当真狼狈，一头长发纠结着乱成一团，脸上满是污痕，还犹带着斑斑血迹，想来是刺死张让时所溅到的血。那干涸的血迹凝固在我的脸上，根本是面目难辨，面对着这样一张脸，董卓若是还能满眼的宠溺和温柔……

“我杀了人。”热水的雾气缓缓上升，熏得我脸上已然干涸的血迹缓缓散开，我

低头望着水中的倒影，手指紧紧地握在一起。

“怕吗？”他用布巾沾了水，轻轻擦拭着我的脸颊，十分随意一般开口。

“有一点。”我老实地点了点头。

“以后都不用怕了。”他擦拭着我的脸，轻轻地，一下一下，“杀人那种事，我来做就好。”他轻轻执起我的双手，用布巾仔细地擦过，“不要弄脏了我笑笑的手。”

我微微愣住，呆呆地仰头望着他，此时他正专注地擦拭着我的脸，仿佛在擦一件天下最最稀有而易碎的宝贝。看着他专注的模样，我忽然便再一次想起了那一日无意间听到的话。

他说：“我愿意宠着她，我愿意守着她，我愿意！她就不该见到血腥，不该见到肮脏，她就该安稳舒适，就该笑语嫣然！”

直到……感觉到他一遍一遍地擦拭着同一个地方，我终于感觉到了不对劲，他在擦我的左颊。

心里微微一颤，我有些艰涩地开口：“别擦了，那一块擦不掉。”

他的手微微僵住，慢慢看着我，半晌他轻轻笑开，忽然之间吻上了我的脸颊。

他什么没有都问。

感觉到他的唇留连在我的颊边，我有些难堪地想要推开他，任是谁，都不会希望自己所爱的男子看到自己最丑陋的一面。

“我的笑笑是最漂亮的。”他看着我，很认真地告诉我，认真得令我忍不住要相信他的话。

仿佛，那是真的一样。

感觉到我的手要推开他，他却是蓦然收紧，怎么都不愿放开我，眼神也渐渐炽热起来。

我微微僵住，知道那代表什么。

“还不洗，需要我帮忙吗？”待我回过神来时，他已经开口，颇为愉悦的声音里犹带着一些淡淡的笑意。

我狐疑地看他一眼，这个老古董什么时候也学会调笑了？只是想归想，我立马点头：“自己洗，我自己洗。”开玩笑，就算真的要献身，我也不想让他看到自己此时脏兮兮的模样。

“好，洗完澡再好好休息一下，我有些事要办。”说着，他抚了抚我的脸颊，站起身走出门去。

啊！对了，还没有问他皇宫的情形如何呢！看着他带上房门，我只得闷闷地低头洗澡。

快速洗了澡，换上干净的衣裙，我立刻走出房去。

睡了那么久，不知道皇宫的变故究竟如何了，刘辩，还有那个小毒舌，还好吗？走出门没几步，便一头撞上了一堵肉墙，吃痛地抚额，还没有回过神来，便已听到一

道熟悉的声音：“小姐。”

我抬头，是樊稠。

“大人不是说你在房间休息吗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：“我没事，皇宫里情况如何了？”

“十常侍俱已伏诛。”樊稠道，“有大人在，一切安好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想来也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意外才对，毕竟曹操、王允都在。

“仲颖呢？”

樊稠却是微微迟疑了一下，撇开头没有回答我。

“怎么了？”见他如此，我皱了一下眉，忍不住追问。

“大人他，其实……”樊稠侧头看向院子里的树，“很苦。”

苦？怎么会有人用“苦”这个字眼来形容历史上那个威风凛凛、不可一世的董卓？

可是我却是缓缓将唇抿成一条直线，感觉心里有酸酸涩涩的东西渐渐涌上喉间。

“我知道。”半晌，我终是开口，声音平静得令我自己都感觉鼻酸。

樊稠看我，微微有些诧异：“你知道？”

我抬手拂去额前挡住视线的长发，笑着说：“再相见，现在我们看起来是不是很平淡？平淡得仿佛从来没有生离死别过，平淡得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？”

樊稠看我一眼，点点头。

“那个笨蛋，他是那么拼了命地想守护我的幸福，他那么不动声色地守护着我，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”我扬了扬眉笑着，嗓间却隐隐有些哽咽。

从离开，到相遇，堆积了一百一十二天的思念，凝聚了千丝万缕的柔情，终只化作那浅浅一笑。可是在那笑容背后，仲颖，他又该掩藏了多少的噬心夺魄的孤寂和痛彻心扉的思念？还有，那两鬓间的丝丝白霜……

只是，他从来都不会说，从来都不会告诉我。

“大人在东院。”樊稠看着我，终于露出了微笑。

“我去找他。”

别了樊稠，我一路摸索着走向东院。府邸很大，据樊稠说，是皇上赐予董卓的，比起之前在凉州的府邸，自是不可同日而语。

东院院子里有很大一棵树，不知名的树，枯黄的叶子绕着圈一片片飘落在地。

“这张榻放在西侧，柜子放在这里……”刚进院门，便听到仲颖的声音。

我站在门边，透过窗子，正好可以看到董卓的身影。他正寒着脸，指挥着，一群仆役皆噤若寒蝉。

“好了，你们出去吧。”

众人皆如蒙大赦，后退了几步，逃也似的奔了出来，连站在门口的我都没有发现。那个房间，与我在凉府时的房间一模一样。

秋日的黄昏，犹显得寂静，我站在门外，他站在门里，没有发现我。

只见他转身将一个小箱子摆在桌上，轻轻打开，那是我的箱子，满满一箱子都是他送我的生日礼物。

怎么会在这里？

我记得……那个小箱子被留在了河东太守府，当日被铃儿所迫，我随王允离开太守府时，也没有来得及带走。后来又回了凉州，因为答应了樊稠，我也没有跟董卓提起过当时仓皇离开太守府的情形，那个小箱子，就那样被留在了河东太守府。

我唇角不自觉地染了一丝笑意，看着那个箱子，原以为，再也见不到它了。

只见董卓缓缓在桌前坐下，伸手自那箱中拿起一支银钗，然后低头半晌不语。

许久，我才发现他的手中竟是有血滴下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我大惊，忙冲进屋，一把从他手中夺下那银钗。

他仍是低头坐着，没有开口。半晌，才缓缓抬起头，一向淡褐的双眸中竟是染了血红。

“怎么了，仲颖？”我微微皱眉，伸手抚上他的脸颊。

他扯了扯唇角，想给我一个温和的笑，但显然不太成功，所以温和平淡的伪装这一刻都不见了。

终于，他狠狠一把将我揉进怀中：“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的脸……”他开口缓缓地，声音哀凄，犹如兽鸣。

我微微怔住，好半晌才回神来，顺从地待在他怀里，透过他的肩抚上自己的左颊。

“你嫌弃我了。”我哀哀地开口，带了丝啜泣，唇角却微微挂了一丝笑意。知道他心里的疙瘩，我故意这么说。

闻言，董卓急急地推开我，看着我的眼睛：“我没有。”

“你嫌我丑。”我唇看着他的眼睛，我泪眼迷蒙，无比的楚楚可怜。

“我没有！”董卓似乎有些生气，双手紧紧握着我的肩，低吼道。

“你有。”我固执地看着他，大颗大颗的眼泪滚落脸颊。

董卓的脸一下子变得铁青，猝不及防间，他突然自桌上拿起刚刚那支银钗，反手便往自己脸上划去。

我大惊，知道玩笑开过了火，忙一把紧紧抱着他：“你没有，你没有，我知道你没有。”

“如果我跟你一样，你会不会开心一点？”被我抱着，他闷闷地开口。

收起眼泪，我眼眶里反而热热的：“不会，我不会开心。”

“我不会让你一个人背着那道疤。”他的声音又变得淡淡的，语气却是很坚决。

我愣了一下，推开他：“如果你有疤，我一定会嫌弃你。”看着他的眼睛，我煞有介事地点头。

“你不会。”他开口，很笃定的样子。

我笑着答道：“我会。”

“你不会。”

“唉，本来就已经不是很帅了，怎么能再添道疤呢？”一手故作轻佻地抚了抚他的脸颊，我笑眯眯地说，“一定会娶不到娘子的。”

银钗掉落在地，他伸手捉住我不安分的手：“如果没有疤，笑笑会嫁给我？”面上添了一丝柔和，他看着我道。

“我会考虑……”我故作思考状，抚了抚他的下巴，“……如果你的胡子可以刮一下的话。”

终于明白为什么历史对董卓的样貌颇有些微词了，看他如今这副满脸胡碴的模样，当真是会吓坏小孩的。

他伸手紧紧将我收进怀中，将头抵在我的颈间。

“已经秋天了呢。”我在他怀里，侧头看向窗外。

“嗯，秋天了。”董卓微微低头，下巴轻轻碰到我的头顶，“很庆幸，在冬天之前找到了你。”

〔四十〕貂蝉来访

今天十五，中秋。

董卓一早便出了府，说是有事要办，但他应我晚膳前一定回来陪我用膳。

我抚了抚手中的银钗，将它放入桌前的小木箱内，那整整一木箱的小物件，现在物归原主了。仰头看向院子里那一棵不知名的树，不过几日而已，叶子便都已经掉光了，秋的肃杀之气已然袭来。忽然想起《董西厢》中那一句警句：君不见满川红叶，尽是离人眼中血！

虽然此时并没有枫树来应景，但我仍是忍不住心中戚戚然，自古离人多悲。

那一日，董卓轻轻抵着我的头，告诉我：“很庆幸，在冬天之前找到了你。”

我也很庆幸，没有仲颖的冬天，该会有多么的冷，我甚至不敢去想象。

据说因为救驾有功，董卓已官拜太尉，我目前所居住的地方正是太尉府。住在这太尉府已有两日，整个太尉府的仆奴都对我言听计从，无一人敢不敬于我，之前宫廷里的那一段生活仿佛南柯一梦，什么麻烦都没有来找我。

而我，仿佛又回到了之前在河东太守府的那段生活，我仍是大小姐，那个被董卓捧在手心里的大小姐，不知人间疾苦的大小姐。

除了……我面上那道掩不去的疤痕。整个太尉府，无一人敢再提及我脸上那道疤痕，那仿佛已经成为了一个禁忌。我的屋里，甚至于连一面镜子都没有。

而董卓，每天下了朝第一件事便是到东院替我梳头挽发。那样一个如今已是权倾朝野的太尉大人，他本该握着刀剑的大手却拿着小小的木梳，小心翼翼地替一个容颜

尽毁的女子梳发。

只是无人知道，“权倾朝野”这四个字却也是我不敢碰触的忌讳，我如鸵鸟一般躲在太尉府，自私地享受那偷来的幸福。

“小姐，有人求见。”正出神间，有婢女推门进来，低声道。

我回过神来，看向那个喏喏的婢女，她低垂着头，甚至于不敢看我。为什么不敢看我？是因为害怕我脸上那道丑陋的疤痕，还是……害怕她的注视破坏了董卓的禁忌？

“何人？”淡淡两个字，我将那小木箱合好，回身坐下。

“是个姑娘，她说她叫……貂蝉。”

貂蝉？我有些吃惊，待看到那婢女受了惊吓般的神情，才发现我不自觉地已经提高了声音惊呼出口。

“让她进来吧。”略略迟疑，我终是开口道。

那婢女如蒙大赦，忙退了出去。

我有些哭笑不得，我竟是那么令人恐惧吗？

只是貂蝉她来干什么？莫非……是受了王允之命？

之前因为张让那一枝暗箭，我自高台坠下，后来又因为十常侍之乱，让他李代桃僵的计谋失败，再后来我便与董卓重逢了，这之间，再没有见过王允。

如今，貂蝉又是所为何来？

正想着，门被推开，一个覆着面纱的女子盈盈走了进来。

两人对视，静默半晌。

“又见面了。”缓缓抬手解下面纱，她弯唇一笑，先开了口。

我微微愣住，眯了眯眼，那样的笑容，太过刺眼也太熟悉了。

第一次见面因为狼狈与仓促，一时没有多想，只是如今她站在我面前，一样的眉眼，一样的神情。我所面对的，竟仿佛是一面镜子，只是，她的脸是没有瑕疵的。

天底下竟能有这样相似的两个人吗？又是老天爷的一个玩笑？

“我真的很像你，不是吗？”她轻笑着再度开口。

我扬了扬眉，注意到她的用词。一般这种情况下，大家应该都会习惯以自己为主，她说的应该是“你真的很像我”才对吧。

“笑笑？你叫笑笑对吧？”她看着我，面上的表情与我如出一辙，相似得近乎于诡异。

记得她是一个歌姬，她这是在扮演我？如果是扮演？那又是为谁而扮演？为什么而扮演？但这不是一部戏剧，不是一出戏，这是她的人生。如果一个人的一生都只能去演绎另一个人，那又该是怎样的一场悲哀？

“王允告诉你的？”我反问道。

“没有，义父大人从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个名字。”貂蝉道，“只是常听义父梦呓时喊这个名字。”